

昨夜花烛红

廖西岚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 039 4308 2

廖西岚

昨宵花烛红

• 昆仑文学丛书 •

昨宵花烛红

廖西岚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7 $\frac{1}{8}$ · 字数 129,000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 198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40,000

书号 10137·88 定价 0.68 元

序

王愿坚

一口气读完了廖西岚同志近年发表的四个中篇小说，不由得涌起一种欣喜之情。这些小说，虽然是作者的头一批中篇作品，是他艺术探索的最初的实践，水平也还不太整齐，然而，它们离生活很近，离当代军人很近，离战士的心灵很近，而且写得开阔，写得真切，文笔清新自然，质朴无华，开始显露了一些独特的艺术特色。现在，作者应出版社之约把它们汇编成集，借这个机会，我说一说阅读欣赏中得到的一些感受。

许多年来，以和平时期军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创作，曾经被一个特殊的问题困扰着，苦恼着：似乎军营里、训练场上的生活，是单调贫乏、平凡枯燥的，既缺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又难有丰富多样的性格、感情；因此，描写和平日子里的军人形象的军事文学创作，仿佛路子十分狭窄，简直没有多大搞头了。对于这，简单地说它一句是误解和偏见，并不困难；然而真正破除创作上的窄狭认识，让思想冲破自设的牢笼，使视野走向本来就应该

有的开阔，却是多么的不易！令人高兴的是，在短短的几年里，一批来自军营的文学创作者，以自己勇敢的探索和踏实的创作实践，把这个捆绑手脚的“扣子”解开了。这方面，廖西岚同志自然未必就是首创者，然而他的这一组中篇小说，却汇入了这一冲开新时期军事文学视野的激流。这四个中篇，或者是有新的发现，把平常的军人生活表现得既深邃又深情；或者注视着军人和社会、家庭的关联，将军引入向社会的深处去表现。一句话，把部队生活写开了，写宽了，也比较地写透了。特别是把军人引向家庭、引向社会生活，既是作者视野开阔的表现，又使作者获得了新的生活视角和艺术视角，这是很有意义的。四个中篇，都以青年军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无一例外，都写到了军营，又从军营写开去，联系了社会生活 and 人民群众。这说明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说明了是作者一种刻意的艺术追求。我们的军队和军人来自社会，和整个社会生活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重视这个现实存在，并力求使这种关联得到艺术表现，那么艺术之船自然就容易驶向开阔的海洋。

《你怕什么？》，作者自己说对它不怎么满意，我却觉得这是一篇饶有趣味的中篇。这篇小说所以有味道，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品的取材和构思都找到了较佳的角度，在部队和社会生活的联结点上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历程。全篇的主要人物何运志，这个部队的普通下级干部，仿佛是一架摄影机的镜头，在一次探家与归队的“推拉”的过程中，展现了家乡这个湖边小镇和一个团政治机关在改革变

动中的生活面貌。反过来,家乡,社会生活的这一个角落的变动,即围绕着动员妻子让出正式工名额这样一个事件,又成了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恰切环境;何运志又象是肩上的一根扁担,挑子的两头——社会和部队改革时期的压力,挤压着他,倒使他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表现得愈加鲜明了。

当然,重视题材的开拓,努力把生活写得开、写得广阔,还只是构成艺术特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怎么写,在艺术上探求着什么。通读四篇小说,我觉得,廖西岚同志所着力探求的是从平易中见深邃,追求一种质朴的美。在这位青年作家的笔下,用心截取的都是一些平常的生活断面,着力描写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军人和群众的形象;但在创作劳动中,两眼瞩望着的却并非平常,而是努力从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渗出内在的诗情,发掘出时代精神、生活的哲理和新的美来;而且,又小心地捧持着生活的原汤原汁,让作品保持着生活固有的色彩和滋味。这样,艺术地再现普通的生活,就使读者觉得作品里的生活和形象离自己很近,近得几乎就在你的身旁,近得似乎你就在其中;于是自然就产生亲切感,从而想起了自己的生活情状,同时又借着作品的启迪去思索、剖析和评价自己的生活,引起心灵的共振和思想的憬悟。我以为,这是廖西岚同志中篇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这种特色和他为此而做的艺术追求都是值得称道的。《你怕什么?》里的军人何运志和他的妻子月姣,正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简直象从生活中径直

走进了作品里。丈夫为了把正式工的名额让给比妻子更困难的别人，却采取了偷偷摸摸的方式，而且作品即使在描写革命军人的温厚善良和较高的道德情操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以准确的笔触写出人物在妻子能不能随军这个个人得失问题面前的细微的思想感情。妻子呢，作品放手写了她为了争取转为正式工而采取的送礼、走门路，然而终于还是同意把位置让给了别人。无怪丈夫热情地称她是社会这棵大树的“青枝绿叶”，要建议“通令嘉奖她”！《昨宵花烛红》里的母亲，即使身遭抛弃也甩不掉旧意识的羁绊，然而她的心地又那么平和善良，那么美；美得令人心惊，甚至让人希望也有那么一位娘来。《虎女泪》笔力弱一点，人物久久在一个水平线上运动，影响了形象的概括力；可是作者在这个形象上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简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女儿兵我们见过多少呵！作者把这样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领到读者面前，让许许多多和她的同龄人从作品里看到自己，在灵魂的撞击之中同声一哭。

艺术地再现普通平常，并且在平常里找到和表现出不平常，是颇不容易的。这要靠作者锐敏的发现、深切的感受和准确的描写。可喜的是，作者在找到生活形象、抓住了写普通平常的同时，找到了深一层的东西，找到了不平常，也找到了自己艺术的色调，注重了质朴之美。绚烂之笔归于平淡。质朴，是美的一种极好境界。作者重视运用素净的白描，注意来自群众生活和军营之中的语言，力求叙事、状物、传情都自自然然，不矫饰，不做作，因而取

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把军营生活色调和长江岸边农村、海上岛屿的乡土风习结合起来描绘，这就更为作品生色。

社会生活是广阔的，大地、海洋也是广阔的；然而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文学创作就是和人的心灵打交道的一桩事情。廖西岚同志显然开始察知了此中一些意思。他的作品大都是循着心灵的航道和轨迹，向着人的心灵奥秘去探寻，去掘进。这，可以看作是他艺术上的又一个特色。在一篇小说里，作者曾经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青年人总是“在自我矛盾中不断认识自己，掌握自己”。这话，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自己的人物一个总的认识和概括，也是他艺术追求的一个目标。写出青年军人在自身矛盾中认识和战胜自己，就是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心灵的丰富和多样。《你怕什么？》和《虎女泪》都是青年军人心灵的剖视和展现，自不必说。《昨宵花烛红》通篇就是心灵的撞击、抚慰和升华。这篇构思独特、描写却略感不够匀称的中篇小说，乍一看，象一道潺潺的溪流，自自然然地流淌着一个军人从幼年、童年到洞房花烛、步入成年的生活史。然而细细看来，原来也正是一个军人心灵的成长史。这颗心，曾经蒙受过苦难，被蘸着苦涩的生活之水搓揉过；被放在慈爱的母亲的怀里温暖过；在军营生活里锻打过；甚至也在爱情生活里受过检验；最后受到了亲人的抚慰。这颗心是动人的。可是，随着这颗心被带出来的另外的心，更是鲜明。一颗是父亲的心，它卑劣而又肮脏。和这颗心相对

照，母亲的心却热得烫手，亮得耀眼。它被从滚热的胸腔里捧起来，高举在一个青年军人的头上，举在了代青年人的面前。正是因为剖视了心灵，作品才有了概括生活的力量，有了认识价值和真正的历史感。

心灵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蕴藏在精巧的艺术构思之中，附丽在独特的艺术形象上。通过人和人的关系写心灵，让心灵饱蘸感情的汁液，是廖西岚同志“造心”艺术劳动的又一个特点。读着他的这几个中篇，常常产生一种暖人的感觉，闻到一点革命人情的香气。军人不是无情的人，文学不是无情之物。深深地进入当代军人的感情世界，历史地、具体地、真切地描绘那弥漫在军人之间、军人心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这里，想着重说说那篇颇为人称道的《百家奶》。这篇文情并茂的中篇，整个儿就是一篇关于爱的歌曲。小说的情节是以战士朱明星为主线展开的。朱明星是个孤儿。他得到公社书记照顾和五保户的收养，在众多妈妈的怀里吃百家奶长大。看一看这样一个大全景，再加上他扑在过路女人怀里要奶吃的一个动人的细节，就看到了人物思想基础，也看到了人物周围弥漫着的人、情、事。镜头继续推进，他成了军人，依然继续生活在别人的关心热爱之中。被人爱着的人，也以自己全部的纯真之爱爱着别人。小说写副司令员对孤儿出身的战士的爱，是独特的。他爱的内涵里，有父辈的关切，也掺杂着一点合乎人情的个人情感；他爱的形式中，偏爱里透着严格。这种关系的描写是真实

而又亲切的，感情色彩也是浓重的。朱明星对驻地渔家姑娘阿娟的爱，爱得真挚热烈。在这里触及了军队纪律与个人感情的矛盾。然而，作品并没有在两者的矛盾上作过多的文章，而是情与理相通、交融，把战士的感情写得更开阔，写得更博大、更浓烈。这样的艺术处理，不是一般的翻新，更不是绕道走，而是作者生活见地和美学理想的体现，是应该受到赞许的。

廖西岚同志的小说创作还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前边的路还很长。这里随手写下的一点阅读后的感想，只不过是我认为作者创作道路上值得肯定并且应该发展的东西；未必准确、恰当，说一说以供作者总结创作经验时参考，并借此表达我的一点期望之情。一个小说作者，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标志着他已经拿着笔跳进了“战壕”，走上了思想战线。在继续前进的路上，在创作的“实战”中，认识自己，并力求不断地突破自己，永远是重要的。希望廖西岚同志在探寻艺术的努力中找到自己，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追求突破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获得思想深度和结实的人物形象，使作品更加深刻、深邃和深情。

我期待着。

1983年6月



军事文学应当是“真人学”、“真情学”——
有人这样对我说。我心里不安了，老是问自己：
你写的这些稿子，子弟兵和父老乡亲能相信吗？

高西岚

目 次

序	王愿坚 (1)
百家奶	(1)
昨宵花烛红	(53)
虎女泪	(109)
你怕什么?	(162)

百 家 奶

1

韩副司令员是在一九七七年年初，认识那个吃百家奶长大的战士朱明星的。

一个阳光染照薄雾的星期天上午，副司令员去新兵一连探视。小车离开机关营区，在环岛公路上行驶二十几分钟，就到了“小上海”。

“小上海”是岛上最大的一个集镇的别称。它依山临海，几条街道热闹而又整洁，商店里五光十色，小摊上鱼虾很多。新兵一连驻在镇西的教导队营房。小车缓缓地驶进街道。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两个女兵，其中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萍萍。

萍萍就在岛上部队医院当兵，一年前入伍的。她手里拿着一束花，同另一个女兵肩并肩地迎着小车走来。她俩本来无意拦车，萍萍甚至还不屑一顾地把脸偏向五金店的橱窗，但是小汽车还是在她俩面前刹住了。

“萍萍，你们干什么来了？”副司令员从车右侧的后窗口露出脸，眼睛盯住了女儿手中的那束艳丽的塑料花。

萍萍回答：“买东西，医院里有车来。爸，你上哪去呀？”

父亲微蹙浓重的眉毛，语重声轻地问：“你手里拿的什么？这样逛街象个兵吗？”

萍萍将花束一晃：“你说放哪里才行？护士长明天结婚，这花是她叫买的。”

父亲改用慈爱的目光打量女儿：“好啦，去吧，注意军容风纪。”

“就会管我！新兵在打架，你管不管？”

“在哪里？”

萍萍拿花的手往后一扬：“十字街口，右拐弯的地方。”

小车前进了几十米又停下。萍萍所说的地方，确有几个新兵夹在人群中，同一个高个子女青年吵闹。当兵的同老百姓吵架，是给军队丢脸的事。即使是有理吵架，姿态也低了，无理取闹更是错误的。副司令员很生气，命令警卫员去把新兵劝开，带过来。

三个新兵被带上了小车。满座的小车继续行驶。“慢点。”副司令员坐在前座上，他对驾驶员叮嘱了一句，便回头厉声批评新兵们：

“太不象话！你们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其中有个新兵大胆地辩解：“首长，刚才我们没有错！那女的骑自行车撞了他，不但不道歉，反而骂：‘新兵蛋子，讨厌！’我抓住车后架讲理，可她还大声造舆论：‘解放军打人！’我说我还没有戴帽徽领章，就是打了你又怎么样？”

这个新兵个子不算矮，皮肤黑红，眉梢往上挑，呈所

谓的“剑眉”形，眼睛明净、有神，随着嘴唇的张动，有一边脸上不时地出现一个浅浅的酒窝，可惜不是一对，新军装很合身，虽然称不上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倒也有七分“兵”的英武气度。他就是朱明星。

副司令员一分为二地继续批评他们。不过语气逐渐温和了，后来同新兵们拉起了家常，问他们的姓名、文化程度、入伍前职业、家里有些什么人。当问到朱明星的父母时，朱明星轻声回答：“我没有……”

副司令员很诧异：“怎么办呢？”

朱明星动了一下身子，没有答话。另外两个新兵也不做声。

人们的身世不尽相同，有的身世是不宜在人前谈论的。老军人没有扣住这个话题问下去。

到了新兵一连，刚下车，有群小孩“呵呵呵”地嚷着跑来。副司令员开始还以为孩子们是来围观小汽车的。在岛上，此类事屡见不鲜。可是这次不然，孩子们把新兵朱明星围住了：“叔叔，再给我做个火箭，这有厚厚的纸。”

“叔叔，听说你们过几天就要走了？”朱明星蹲下来在挎包里摸什么。噢，是糖果，一人一颗。副司令员见此情景，心想：怪不得老有人讲，新兵三个月不脱孩子气。在这里才住两个星期，就当上“孩子王”了。

副司令员同新兵一连指导员见了面，首先问起了朱明星的身世。

朱明星的应征入伍登记表与众不同，确实没有按栏目填写父母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父母不明，这一点会使人想到“私生子”。不过当地人谁也不这么认为。这倒不是由于“私生子”在习惯上是个被视为低贱、耻辱的出身，人们不便轻易地抖搂出来。

一九五七年六月的一天，安庆地区一个高级农业社的书记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不过半岁，虽说瘦一点，却也白白净净的。他睡得正香，被一块蓝底白花的土布包裹着，小腮帮边有五张人民币——一张二元、两张一元和两张五角。书记姓章。他从小孩的衣服上推断：不是本地人家的孩子。不久前他到县里开会，听到这样的事：下江有几个地方受了水灾，一些灾民外流。县委指示要搞好地方治安，防止他们乱来，同时要教育本地人不要欺生、肇事，劝说外来人重返家园。本地确实几次路过了二三十人，其中有些还留宿过。老章想：这小孩十有八九是外流人抛下的。

孩子醒来后，一声高一声地哇哇啼哭，小眼泡涨得血红的，一个小手指放在嘴里咬。老章无可奈何地抱起孩子，“噢噢”地哄着，送到自己家里让妻子喂奶。他同时叫人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外地人。村里倒是来了两个下江人，

一个老头，带个跛腿的半大小伙子，干铜匠活的。他们说不知道有丢小孩的事。

老章的妻子已生了二子一女，自然不想再收养一个。再说最小的孩子也才半岁，两个孩子共喝“一怀奶”，也是不够的。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余婶，想要这个孩子。

余婶是五保户。她觉得净吃照顾过意不去，家挨着社办公室，就主动到社里食堂帮着烧饭。孤单一人，年迈体弱，免不了有些思亲盼后之心。见书记捡了个幼儿，还是个男的，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家当孙儿收养了。余婶给孩子取名“明星”，姓朱。朱，自然是她已去世的丈夫的姓。老章亲自为这个“朱明星”报了户口，把生辰定为这一年的一月一日。

余婶满怀希望和欢乐地养育这个意外得到的孙儿。她记得一个人家有奶头瓶，就捉了一只老母鸡去换，奶头瓶拿来了，鸡人家没收下。那年月本地还不时兴、也没有奶粉买，只给孙儿喂米汤不行。年幼的孤儿得到了周围百姓的同情。除了老章的妻子常给明星喂奶外，附近好心的有奶水的妇女也常来为明星送奶，有的还把奶汁挤到奶头瓶里，叫余婶留着给明星在半夜啼哭时喝。余婶多皱的笑脸，滚着热泪，咽声道谢。“谢什么哟？余婶。奶水总是孩子的。这孩子还得靠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哪。”乡村女人们的心肠，真热。

下面干部到高级社开会的时候，成了明星的节日，因